

疑问句功能琐议*

张伯江

历来关于疑问句的研究,从形式角度观察的,常常发现同样的形式可以表达不同的意义,如是非问句既能表达信,又能表达疑,还可以表达否定(反问);从表达角度观察的,也常常感到不同的形式常有相同的表达功能(如范继淹 1982 就说反复问句的多种形式是同义歧形句)。形式与意义的关系似乎在疑问句问题上显得有些随意。怎么理解这个现象,以往的解决途径多是集中在辨析词汇差异或方言类型分歧。不可否认,历史和方言的因素造成了疑问句系统中的若干混乱局面,但从现代汉语共时系统看,并存的各种形式其功能分布必有规律可循。本文的方法是用共时的语法化(grammarization)观点来辨析疑问句中的几个主要问题。

共时的语法化跟历时的语法化(grammaralization)并不是对立的,只是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任何语法形式都是历史上语法化的结果,从演变的观点看,可以揭示语法形式的发展历史和发展方向;从句法、篇章-语用的关系着眼,则着重于观察形式系统的编码方式,揭示形式与表达之间的错综关系。因此,本文谈及的语法化多是就共时系统而言的,我们可以比较不同形式之间语法化程度的高低,但并不意味着低级语法化形式和高级语法化形式之间必然存在派生关系。

一 疑问句的分类问题

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基本分类法有着重是非问句与非是非问句之区别的,和着重特指问句与非特指问句之区别的两种分法。前一种以陆俭明(1982, 1984)为代表;后一种以吕叔湘(1985)和袁毓林(1993)为代表。两种分类方法都是着眼于外在形式的分法。前者看重是非问句的语序形式与一般陈述句的相同性,非是非问句与一般陈述句的相异性;后者看重特指问句含有疑问代词,非特指问句不含疑问代词。第一种方法的缺陷是割裂了是非问句和反复问句历史与功能上的联系;^①第二种方法比较合理,但历时的时间层次和共时的功能层次未能准确反映出来。

这里,我们提出一个既能反映历史联系,又能反映功能联系的新的分类法。在此之前,先给出我们对各种问句的定义:

我们把针对一个疑问点(该点由疑问代词表示)提问的疑问句叫做**特指问句**。如:“谁叫你出来的?”、“你想买什么?”

我们把针对一组并列的项目(用析取连词连接)提问的疑问句叫做**选择问句**。如:“你吃饭

* 李讷(Charles N. Li)教授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环境,本文写作过程中,曾跟李讷、石毓智等先生讨论,获益良多,谨致谢意。文中错谬由作者个人负责。

还是吃面?”、“听他的还是听我的?”

我们把针对一个命题提问,要求答话者判断是非的疑问句叫做**是非问句**(包括附加问句、反复问句和“吗”问句)。如:“你去过上海吗?”、“你认得不认得这个人?”

我们把命题后面用“是不是”、“行不行”等附加成分提问的疑问句叫做**附加问句**。如:“你们搭车过来的,是不是?”、“你帮我跑趟腿,行不行?”

我们把用并列动词谓语正反两方面来提问的疑问句叫做**反复问句**。如:“你喝得了喝不了这杯酒?”、“你听没听说改选的事?”、“下站是王府井不是?”、“你登记了没有?”

我们把用“吗”附于命题结尾的疑问句叫做**“吗”问句**。如:“你身体能行吗?”、“老师讲解过吗?”

以下是我们的分类系统:

A 特指问句

B 选择问句

C 是非问句 { a 附加问句
 b 反复问句
 c “吗”问句

第一个层次的分类依据是疑问域;第二个层次的分类依据是语法化程度。疑问域的概念是我们对过去疑问句研究中常提到的“疑问点”等概念的进一步概括。问句的疑问域有大有小,最主要的是三种,分别为点、局部和整体:疑问域为一个点,就是特指问句所反映的事实;疑问域为一个包含析取关系的集合,就是选择问句所反映的事实;疑问域为整个命题,就是广义是非问句所反映的事实。第一个层次上并列的三类疑问句是汉语从古至今一直保持着的稳定的疑问系统。也就是说,上古汉语的疑问句系统是这三大类,现代汉语的疑问句系统也是这三大类,各个时期的差异仅在于表示疑问的词语几经更替而已。ABC所代表的三种功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在历史发展中一直保持着稳定的格局。^[2]

疑问域的不同反映了期待信息量的不同。因此在话语交际中三种句子表现出强度不等的倾向性功能:疑问域小的问句所需要答案的信息量小,往往标志着一个话轮的结束;疑问域大的问句所需要答案的信息量大,常常标志着对一个新的话轮的诱导,也就是说,广义是非问句常常在话轮转换(turn-taking)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3]

第二个层次上的三类问句具有相同的功能,都是判断命题的是非的。历史语法研究证明,它们大都是从一正一反两个并列的句子紧缩而成。但语法化的结果不同,a是话语形式,b是变化语序的形式,c则是形态形式。目前语法学界大多接受这样的说法:句法是章法发展的高级形式,形态是句法发展的高级形式。因此我们说,三类问句比较,a是低级语法化形式;b是中级语法化形式;c是高级语法化形式。低级语法化形式是一种不充分的语法化,因此我们看到,附加问句是轻微的征询口气,倾向于相信命题的真实性,缺少强烈的质疑色彩;高级语法化形式是充分的语法化,因此易于滋生新的附带意义,如“吗”问句常常带有否定意义,这是反问作用赖以产生的原因。

以上功能解释可以做如下描述:

疑问域:A 一个点 < B 一个区域 < C 一个命题

转轮作用:A 较弱 < B 中性 < 较强

语法化:a 话语形式 < b 语序形式 < c 形态形式

疑问强度:a 不足<b 中性<c 较强

二 疑问域与疑问标记

疑问标记服务于不同的疑问域:疑问代词服务于疑问点,析取连词服务于一个集合,而正反谓语和句末语气词服务于整个命题。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对过去与疑问标记相关的一些争论可以有个新的认识。

首先是疑问语气词之争。传统的语法论著提到现代汉语有四个疑问语气词“吗”、“呢”、“吧”、“啊”;后来的语法学者们倾向于只承认其中的三个,即“吗”、“呢”、“吧”,如 Li and Thompson(1981)、朱德熙(1982)等;吕叔湘(1985)只承认“吗”和“呢”,同时陆俭明(1984)提出了“吗”、“呢”加半个“吧”的看法;胡明扬(1981)、邵敬敏(1989)、石毓智和张革(1995)则认为只有“吗”才是真正的疑问语气词,“呢”不表示疑问语气。

上述论著都程度不同地否定了“啊”、“吧”、“呢”的疑问词身份,雄辩地证明了“吗”作为疑问语气词是唯一合格的,但仍然无法从逻辑上彻底说明“啊”、“吧”、“呢”即便也常用在其他句式里可是用在疑问句里是不是一点也不含有疑问意义。由于近来语法学界已基本接受了“啊”、“吧”不是疑问语气的结论,于是问题就集中在了“呢”上,我们这里也就主要探讨“呢”和“吗”的关系问题。

我们注意到前人多次指出的“呢”与“吗”的互补分布现象,即有“吗”出现的问句中不能出现“呢”;有“呢”出现的选择问句、反复问句、特指问句中不能出现“吗”。

首先我们知道句末语气词都是附着在一个命题上的,那么,如果“呢”是疑问语气词,那么它所在句子的疑问域就应该是整个命题。认识到这一点,整个问题就昭然若揭了:我们很容易看出,特指问句的疑问域只是一个点,选择问句的疑问域只是一个局部,这都和句末语气词以整个命题为疑问域的要求相抵触。正是这样的原因导致了疑问语气词“吗”不能出现在特指问句和选择问句后面,同时说明了能够出现在这两类问句后面的“呢”不是疑问语气词。

反复问句的疑问域在整个命题,按说应该可以用句末疑问语气词,但事实上却不能用“吗”而可以用“呢”,这是不是表明反复问句后面的“呢”是疑问语气词呢?我们只要仔细观察一下就不难发现,反复问句的构造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命题,而是混合着正反两个命题,疑问语气词好比一个操作符,它只能对一个常量进行运作,而反复问句已经是一个运作过程,自然和语气词的操作功能发生抵触。所以,反复问句后面也不能有疑问语气词,出现在反复问句后面的疑问词也就不可能是表示疑问的。

正是由于上面所分析的原因,我们看到了,汉语里四种主要的疑问表达手段“特指疑问词”、“析取连词”、“谓语反复形式”、“句末疑问语气词”可以说是各司其职,互不相容的。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吕叔湘先生就在《中国文法要略》里反复谈到这个问题,比如在第16章51节里吕先生说:“特指问句后头,如果用‘吗’,就把疑问点移动了。例如:

老没见令兄,他上哪儿去了吗?

你听见什么话了吗?

这两句话并不是不通,是改变了原来的意思了。没有‘吗’字,这两句话问的是‘哪儿’和‘什么’。加了‘吗’字就等于问‘他出门去了吗?’‘你听见人家议论了吗?’这两个问句从特指问变成是非问,‘哪儿’和‘什么’变成无定指称词了。”吕先生关于“疑问点移动”的说法已经清楚地讲明了疑问手段和疑问域之间的关系,但近年又有学者对是非问句里的疑问代词是不是完全

丧失了疑问意义产生疑惑。(邢福义 1987)本文指出是非问句与特指问句在疑问域方面的不相容性,或许有助于解开这种疑惑。

三 关于反复问句的语序格局

由简单动词构成的反复问句,形式非常简单,如“你去不去?”而动词后面带宾语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从理论上说可以有多种形式,如:

你认得这个人 不认得这个人?

你认得这个人 不认得 _____ ?

你认得 _____ 不认得这个人?

你认 _____ 不认得这个人?

由于反复问句不是最充分的语法化形式,它一直还处在变化中,于是我们看到,包含动宾结构的反复问句在不同方言里都有简化的趋向。简化的方式不外两种:V-neg-VO 和 VO-neg-V,在现代北京话里又以 VO-neg-V 占优势。(朱德熙 1991)我们探讨一下这种现象的原因。

疑问句与一般叙事句(narrative sentence)相比,是一种非事件句,(沈家煊 1995)它不在连续事件的叙述中发生作用,只是表明一种征询的态度,所以它总是偏爱低及物性的句子格式。(Tao, 1996)由此我们得出推论,由这种低及物性特征决定,名词性宾语的类型肯定是受一定限制的。以下是我们的考察:

首先我们注意到,反复问句里的宾语成分不能是无定的(indefinite):

* 你认得不认得(一)个人? * 买不买(一)辆新车?

* 你认得(一)个人不认得? * 买(一)辆新车不买?

其次,有定的(definite)成分也比较受限制,下面这样的说法并非不可以,但不很自然:

? 你喝得了喝不了这一杯? ? 你喝得了这一杯喝不了?

不如说成这样更自然:

这一杯你喝得了喝不了?

最不受限制的名词是无指的(nonreferential)名词:

这孩子听话不听话? 动物园的老虎吃人不吃人?

这孩子听不听话? 动物园的老虎吃不吃人?

这孩子听话不听? 动物园的老虎吃人不吃?

检查朱德熙(1991)所引数十个同类例句,没有一例是无定宾语的。汉语里表现句子及物性的名词特征主要就是:无指名词<有定名词<无定名词(张伯江,待刊)。三类名词在反复问句里所受的限制正好说明了及物性特征在其中起的作用。

在(a)VO-neg-VO, (b)V-neg-VO, (c)VO-neg-V 这三种形式里, (a)由于不很经济,所以一般不那么说; (b)是一个很受限制的格式,因为无指宾语要求它前面的动词不能有太复杂的变化,最好是一个光杆的动词和一个光杆的名词贴在一起,所以(c)正好符合这个要求,也就成为现在北方话里占绝对优势的说法。

既然谈到了问句的及物性,就不得不解释这个问题:范继淹(1982)对几种广义是非问句主要动词谓语的未然体、已然体、曾然体、持续体进行了考察,考察的结果显示,未然体、已然体和曾然体三种类型有极丰富的表现,而持续体则很受限制。我们知道,前三者是前景(foreground)信息的表现,属于高及物性特征;后者则是背景(background)信息的表现,属于低及物

性特征。这是不是跟上述论断相悖呢？其实我们只要仔细观察一下范文例句就会发现，并非这些问句本身具有了报导事件作用，而是表达了疑问句对相应答句的报导事件功能的高度期待。这个发现再次证明了我们前面说过的广义是非问句的转轮作用。

四 关于“吗”问句的信疑度

很多学者相信，用“吗”的是非问句“对于肯定的答案抱有或多或少的怀疑，也就是可能性在50%以下”，相比而言，反复问句是没有倾向性的中性问句。（见赵元任1968，吕叔湘1977，黄国营1986，袁毓林1993）这是一种难以证明的推测，但为什么“吗”问句会给人留下这种印象呢？这里我们探究一下其中的原因。根据我们观察，一般的“吗”问句并非不能用在中性的语境中，如：

你去过上海吗？ 比赛结束了吗？

最常见的可能是说话人对“去过上海”、“没去过上海”、“比赛结束了”、“比赛没结束”一无所知，谈不上有哪种倾向性的怀疑。

但是，一旦句中带有肯定性或否定性的副词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例如：^④

小王没去上海吗？ 小王只懂法语吗？

他不喜欢吃糖吗？ 连床单也要洗吗？

就咱们爷俩去吗？ 他是上班去了吗？

“吗”前的命题中有“就”、“只”、“连”、“是”、“没”、“不”等明确表示肯定或否定态度的词语，使命题已经有了明显的肯定/否定倾向，已不是中性命题。针对这样的命题询问，当然是怀疑的态度了。所以，这些句子都是倾向于怀疑的。甚至可以说，它们已接近于反问句的用法了。^⑤

这样，我们就解开了“‘吗’问句倾向于疑”之谜：其一，“吗”问句经常用于反问，是完全不信的态度；其二，“吗”问句中含有肯定或否定性倾向的词语时，是怀疑的态度；其三，即使字面上是中性的问句，出现在非中性的语境里时，也可能含有怀疑的意义（比如在学生食堂里问一个看上去五十来岁的人“你是学生吗？”就是表示怀疑）。这三种情况加在一起，就使具有怀疑倾向的“吗”问句的比例大大增加了，而同时，中性“吗”问句又有反复问句与之竞争，所占的比例就比较少了。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倾向于疑”并不是是非问句的必然属性。

我们附带着看一看反问句的情况。反问是一种有标记的（marked）是非问句，它借助“不是”、“难道”、“怎么+助动词”、“哪+谓语”、“干嘛/凭什么+谓语”、“你说+谓语”以及强化否定（郭继懋1987，张伯江1996）等有形的标志，把句子的否定意义推向极致，例如：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你凭什么说我没买票？

你难道都不敢说句话吗？

他话里话外说我是小人，你说有这么说话的吗？

我怎么能负这个责任呢？

别怕，有什么可怕的？

哪儿有光打雷不打闪的事儿呀？

什么也甭问了，问什么呀？你说有什么可问的？

我干嘛帮你做作业呀？

所以说，反问句虽然是一种修辞性的问句，但这种语用作用不是凭空产生的，自有其句法—语义上的理据。

五 余论

最后我们探讨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是非问句的语法化方向是从句中走向句尾？

现代话语分析理论认为,话语的基本单位是韵律单位(intonation unit),陈述的基本单位是小句(clause)。过去人们习惯于把“否定”和“疑问”同等地放在一般陈述的对立地位,但新近的研究表明,二者并非一个平面的东西,疑问属于话语平面,否定属于句法平面;疑问作用于话轮,否定作用于陈述;前者是完全依赖于语境的,后者并不特别依赖语境;所以疑问的语法地位既然是话语平面的,疑问标记的位置自然落在韵律单位上;否定的语法地位既然是句法平面的,否定标记的位置也自然地落在小句的核心上。各自的语法化方向也就寻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句首和句尾是疑问的最佳选择;中心谓语是否定的最佳选择。证诸世界上绝大多数语言,疑问形式总是倾向于放在句首或句尾的,很少放在谓语上;否定形式总是放在小句谓语上,很少放在句外。汉语反复问句的发展过程是这个假说的最好说明:早期人们运用正反抉择的方式询问是非时,由于否定词必须贴近谓语,所以正反问句是以变化谓语语序的形式出现的。后来两方面的原因迫使它发生变化,一是句法结构内部,语序形式总是要向形态形式发展;二是话语表达的需要,疑问的交互作用要求在话语平面产生疑问标记。所以,是非表达法很快由谓语部分移到了句尾,“吗”问句应运而生。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关于反复问句的讨论中所揭示的事实不断显示出,严格意义上的反复问形式正在逐渐萎缩,即便是在获嘉方言那种没有形成疑问形态标志的情况中,也表现出强烈的句尾语法化倾向。

同时我们看到,特指问句的疑问点有集中在句末的倾向,(方梅 1995)选择问句的析取连词本身就是话语平面的东西,这样总体来看,汉语的三大类疑问句都是符合话语结构的要求的。

附 注

①是非问句与反复问句的联系可以从两个方面说明,一是来源上的联系,二是功能上的联系。

a. 吕叔湘(1944)指出,文言里反复问句和是非问句形式上非常接近,“文言里不重复句子的一部分词语,只在句末加一‘否’字,或‘未’字,或‘无’字。‘未’等于白话的‘没有’,‘无’字就是白话里的‘么’和‘吗’的身,这可见用‘吗’字的问句原是从反复问句化出来的。”太田辰夫(1987)也持同样的观点。

b. 一般说来,用“吗”的是非问句都可以用“是的”、“对”来回答,但袁毓林(1993)指出,有一些“吗”问句用“是的”、“对”回答不如用谓语回答更自然,如:

姥姥起床了吗? ,他知道这事吗?
起床了。 知道。
?对。/?是的。 ?对。/?是的。

他认为其中的原因在于,当问句隐含着问话人对事实的推测时,答话人可以用“对”回答,表示同意这种推测;当问句并不隐含问话人对事实的推测时,答话人则不宜用“对”回答。这一点与反复问句相同。

②比如说上古的疑问代词主要是“谁”、“孰”、“何”等,现代则是“谁”、“什么”、“怎么样”等;上古的是非问句语气词主要是“乎”、“欤”、“邪”等,现代则是“吗”。我们说这三类构成的系统古今皆然,意味着我们不能同意关于反复问句是从选择问句发展而来的观点。梅祖麟(1978)认为,南北朝时的选择问句“为 VP₁,为 VP₂”形式省略连词之后就演变成反复问句。我们注意到,“为 VP₁,为 VP₂”形式从一开始就可以区分为功能相异的两类:一类是并列选择,如“不知乎为琼之别名,为别有伍乎也?”另一类是正反选择,如“卿为欲朕和卿,为欲不和?”问句从一正一反中选择,从逻辑意义上说,就是是非问句。

③“话轮”的概念,可参看廖秋忠(1991)的介绍,以及 Tao(1996)的讨论。

④这组例子引自袁毓林(1993),袁认为它们是倾向于信的,而我们认为是倾向于疑的。

⑤赵元任(1968)说:“问句里有否定词的时候,这是一种修辞性问句,隐含着与问句相反的答句。”

参考文献

- 范继淹 1982 是非问句的句法形式,《中国语文》,6期。
- 方梅 1995 汉语对比焦点的句法表现手段,《中国语文》,4期。
- 郭继懋 1987 谈表提醒的“不是”,《中国语文》,2期。
- 贺巍 1991 获嘉方言的疑问句,《中国语文》,5期。
- 胡明扬 1981 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中国语文》,5—6期。
- 黄国营 1986 “吗”字句用法初探,《语言研究》,2期。
- 廖秋忠 1991 篇章与语用和句法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4期。
- 林裕文 1985 谈疑问句,《中国语文》,2期。
- 陆俭明 1982 由“非疑问形式+呢”造成的疑问句,《中国语文》,6期。
- 陆俭明 1984 关于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中国语文》,5期。
- 吕叔湘 1944 《中国文法要略·中卷》,商务印书馆。
- 吕叔湘 1985 疑问·否定·肯定,《中国语文》,4期。
- 梅祖麟 1978 现代汉语选择问句法的来源,《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九本第一分册。
- 邵敬敏 1989 语气词“呢”在疑问句中的作用,《中国语文》,3期。
- 沈家煊 1995 “有界”与“无界”,《中国语文》,5期。
- 石毓智、张莘 1995 “呢”的语法意义及与疑问代词共现的条件,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30:2。
- 太田辰夫 1987 《中国语历史文法》,徐昌华、蒋绍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 邢福义 1987 现代汉语的特指性是非问,《语言教学与研究》,4期。
- 袁毓林 1993 正反问句及相关的类型学参项,《中国语文》,2期。
- 张伯江 (待刊) 汉语名词怎样表现无指成分,《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建所45周年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 赵元任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吕叔湘译《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1979。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5 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中国语文》,1期。
- 朱德熙 1991 “V-neg-VO”与“VO-neg-V”两种反复问句在汉语方言里的分布,《中国语文》,5期。
- Hopper, Paul J.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80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Language*, 56.
- 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ao, Hongyin 1996 *Units in Mandarin Conversation: Prosody, Discourse, and Grammar*,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 Thompson, Sandra A. 1995 A Discourse Explanation for the Cross-linguistic Differences in the Grammar of Interrogation and Negation. (to appear)
- Traugott, Elizabeth C. and Bernd Heine eds. 1991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 1,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张伯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100732)